

短视频平台中古典诗词的审美转译研究

王渝然

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南昌

DOI:10.62836/ssr.v3n3.1203

摘要：中国的古典诗词依托文字意象、格律韵律、吟诵传统与意境留白等的审美经验生成。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发展，古典诗词也进入这种传播方式，但其并非只是载体的转换，而是由文字阅读向视听感知、由个体涵咏向平台互动、由完整诗境向情绪片段的审美重构。本文从审美转译视角出发，分析短视频平台中古典诗词的视听化表达机制及其平台再生产逻辑。短视频对古典诗词的呈现并非视听“翻译”，而是一种媒介符号的重新编码，其本质是在文字意象与视听具象、文人雅趣与大众情感、完整意境与碎片情绪之间展开的审美协商。

关键词：视听表达；审美体验；媒介再编码；多模态传播

A Study on the Aesthetic Transcod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on Short Video Platform

Yuran W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Abstract: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s traditionally generated through verbal imagery, metrical rhythm, chanting practices, and the use of suggestive blanks (artistic conception). With the rise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 classical poetry has entered this new mode of communication—not merely as a change of medium, but as an aesthetic reconstruction that shifts from textual reading to audiovisual perception, from individual contemplation to platform-based interaction, and from holistic poetic realms to affective frag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transcod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udiovisual represent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logic of platform-driven reproduction of classical poetry on short video platforms. The presentation of classical poetry on short video platforms is not a simple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but a re-encoding of media symbols. Its essence lies in an aesthetic negotiation among verbal imagery and audiovisual concreteness, literati refinement and popular sentiment, and holistic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fragmented emotion.

Keywords: audiovisual expression; aesthetic experience; media re-encoding; multimodal communication

古典诗词是中国传统审美经验的重要载体。它不仅以凝练的语言记录自然、人生与历史，更通过意象、韵律、留白和境界构成独特的审美方式。已有研究指出，中国古典诗词蕴含意象之美、情感之美、境界之美和语言之美[1]，其美育价值并不只在于知识传递，而在于潜移默化地塑造人的审美趣味、情感结构与生命感受。因此，讨论短视频平台中的古典诗词传播，不能仅从传播数量、播放量、互动量等维度衡量其效果，更需要追问：当古典诗词脱离以文字阅读和吟诵涵咏为主的接受方式，进入短视频这一以影像、声音、节奏、特效和互动为核心的媒介环境后，其原有审美经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化？这种转化体现为审美主体从静观沉思转向即时感知，审美对象由文字意象延展为声画复合体，通过视听转译重构其视觉化呈现，既激活通感经验，又以镜头语言重释时间节奏与空间张力，使古典境界在多模态传播中获得新生。

1 古典诗词短视频研究的审美转向

古典诗词的传统接受方式具有明显的文字性、韵律性和留白性。所谓文字性，是指诗词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召唤读者的想象活动。诗词中的“月”“水”“花”“柳”“孤舟”“落日”“长亭”等意象，本身并非封闭的视觉图像，而是具有开放意义的审美符号，可在不同诗境中可以指向乡愁、离别、孤独、豪情或生命感怀等。所谓韵律性，是指诗词的审美不只存在于字义层面，也存在于平仄、押韵、句读、声调与吟诵节奏之中“感发人心”。所谓留白性，是指古典诗词常常以有限文字生成无限意境，重在“言有尽而意无穷”，需读者自行完成想象、补充和体悟。

短视频却以强节奏、高密度、具象化的视听语言压缩了这种留白空间，改变了古典诗词传统审美接受机制。短视频不是让观众慢慢阅读、反复吟诵、静心体会，而是在极短时间内通过画面、音乐、字幕、转场和情绪化叙述迅速制造感知刺激。诗词由“可读文本”转化为“可看、可听、可转发、可评论、可合拍”的视听内容。这种变化使古典诗词获得了新的传播活力，但也使其审美结

构发生深层重组。因此，古典诗词短视频研究需要从“传播渠道研究”转向“审美转译研究”，解决如何把诗词中的文字意象转化为视觉氛围，如何把平仄韵律转化为声音节奏，如何把含蓄留白转化为影像空间，如何把个人涵咏转化为平台共情。短视频平台中的古典诗词传播是一种媒介再编码。它按照短视频平台的感官逻辑、情绪逻辑和互动逻辑，对古典诗词进行重新选择、组合、剪辑和呈现。这种审美转向也意味着，短视频中的古典诗词是由文字、画面、声音、字幕、人物表演、滤镜、特效、评论区共同生成的多模态审美对象。已有关于诗词文化短视频的研究指出，短视频是一种汇集文字、图像、音乐等多种模态于一体的传播形式，诗词类短视频需要通过不同模态之间的协同来完成意义建构。[2]但进一步看，多模态并不只是形式叠加，而是对诗词审美方式的重新组织。短视频使古典诗词从“文字意境”走向“视听体验”，也使诗词审美从静态涵咏转向动态感知。

2 古典诗词审美经验的多模态重构

短视频对古典诗词审美经验的重构，首先体现为视觉意象的具象化。古典诗词中的意象原本具有高度开放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根据自身经验生成不同想象。而短视频需要在几秒或几十秒内完成意义传达，因此往往通过水墨山水、古风服饰、书法字幕、自然空镜、城市夜景、人物背影、AI生成图像等视觉元素，将诗词意象快速具象化。例如表现乡愁时，常出现明月、归舟、老屋、灯火；表现离别时，常出现长亭、烟柳、古道、背影；表现豪放情怀时，则常出现大江、群山、边塞、战马、落日等图像。这些画面并非诗词文本的简单插图，而是在短视频语境中形成了新的视觉编码。

这种视觉转译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降低了古典诗词的理解门槛，使抽象意境获得直观形态。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的研究表明，水、月、花、竹、器物、古建筑等典型意象可以通过空镜头与低饱和度画面建构虚实相生的古典美学意境，留白式画面也能够引导观众进入诗性想象空间。[3]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诗词短视频。短视频创作者通过

自然空镜、古风场景和视觉符号，使诗词意象获得可见形态，观众不必完全依靠文学训练，也能感受到“意境氛围”。另一方面，视觉具象化也可能压缩诗词原有的想象空间。当“明月”总被处理为蓝色冷调，“江南”总被处理为烟雨水墨，“边塞”总被处理为黄沙落日，诗词意象便容易走向模板化和风格化。原本开放的文字意象，被固定为可复制的“古风视觉包”。

其次，声音设计将诗词的韵律审美转化为情绪声场。古典诗词具有天然的音乐性，平仄、押韵、节奏和吟诵构成其重要审美层面。在短视频中，诗词的声音转译主要表现为朗诵语调、背景音乐、环境声、ASMR、方言吟诵、戏腔、说唱化改编等。朗诵负责突出文本意义，配乐负责铺设情绪基调，环境声则增强沉浸感。例如古琴、箫、琵琶、雨声、风声、翻书声、脚步声、溪流声等，常被用来制造“古典感”和“临场感”。

声音在诗词短视频中并不是附属装饰，而是审美转译的核心机制。关于《掬水月在手》的研究指出，叶嘉莹先生的吟诵介于“读”与“唱”之间，观众能够通过吟诵感知诗词的意境美、韵律美和情感美；配乐也能够与画面共同形成独特的诗意“声场”。短视频虽然篇幅更短，但同样依靠声音激活诗词情绪。很多观众并非先理解诗词典故，再产生审美共鸣，而是先被声音的节奏、音色和情绪吸引，再进入诗词内容。声音由此成为连接古典文本与当代受众的情感通道。

再次，剪辑与特效将诗词的文本节奏转化为平台节拍。古典诗词原本有句读、起承转合和韵脚回环，读者在诵读中体会节奏变化。短视频则以剪辑点、转场、字幕动画、卡点音乐、滤镜变化和特效粒子来组织节奏。五言、七言或长短句的文本节奏，在短视频中常被转换为画面切换、字幕显隐和音乐鼓点。例如诗句逐字浮现，配合鼓点或琴声推进；画面随诗句意象转换，从月色切到水面，从山川切到人物背影；关键诗句出现时使用慢动作、光效、粒子或镜头推进，形成情绪高潮。

这种节奏化处理使诗词获得更强的当代感。相关CG动画研究提出，诗词韵律与动画节奏的融

合，本质上是将时间艺术转化为时空综合艺术的文化转码过程[4]；视觉节奏、镜头调度、色调和配乐可以共同映射诗词的情感起伏。短视频中的诗词审美也具有类似逻辑。它不再让观众在缓慢阅读中体会平仄，而是通过剪辑速度和声音节拍制造感官韵律。由此，诗词韵律被平台化、视听化和情绪化。

不过，短视频的节奏逻辑也带来明显风险。古典诗词的审美常常需要停顿、回味和沉潜，而短视频平台强调快速吸引、即时反馈和持续滑动。过度依赖卡点剪辑、强情绪配乐和炫目特效，可能使诗词审美从“含蓄悠远”转向“即时刺激”。观众记住的可能不是诗词的完整意境，而是某一句“金句”、某一种滤镜、某一段伤感音乐。由此可见，短视频对诗词审美的多模态重构，既是激活，也是改写；既是转译，也是再造。

3 诗词审美的再生产

短视频平台中的古典诗词审美既受创作者视听审美体验决定，也由平台逻辑持续塑造。算法推荐、模因化生产和互动仪式共同形成诗词审美的再生产机制。

首先，算法推荐推动诗词审美的情绪标签化。短视频平台以用户停留时长、完播率、点赞、评论、收藏、转发等数据作为内容分发的重要依据。因此，诗词短视频往往更倾向于选择情绪鲜明、识别度高、共鸣门槛低的主题，如孤独、遗憾、失恋、乡愁、治愈、人生低谷、自我和解等。古典诗词中复杂的历史语境、人格境界和思想层次，常被转化为更适合平台传播的情绪标签。例如李白可能被编码为“自由洒脱”，杜甫被编码为“人间清醒”，苏轼被编码为“旷达治愈”，李清照被编码为“清醒独立”或“深情孤独”。这种转化增强了古典诗词与当代生活情绪的连接，却也可能简化诗词本身的复杂性。

其次，模因化生产推动审美的模板化。短视频平台强调可复制、可模仿、可二次创作的内容形式。诗词短视频中常见的“古风服饰+水墨背景+低饱和滤镜+伤感BGM+金句字幕+情绪化标题”，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视觉模板。其降低了创作成

本，增强了用户识别度，但相似的画面、相似的音乐、相似的叙述语气模版是无法传达不同古典诗词的差异性、历史性和精神深度。

再次，互动仪式推动诗词审美的大众共情化。短视频平台的评论、点赞、收藏、合拍、跟诵、弹幕和转发，使古典诗词不再只是个人阅读对象，而成为公共情感表达资源。观众在评论区写下“这句诗写尽了我的人生”“原来古人早就懂我的孤独”“突然理解了苏轼”，这些评论本身就是诗词审美再生产的一部分。青年受众研究指出，诗词文化类节目的持续观看行为不仅来自认知需求，也来自娱乐放松、共情感知和沉浸参与等情感需求。这说明，当代受众接触诗词时，并不只是为了获得知识，更希望在诗词中确认自我情绪、寻找精神回应。

从这个意义上看，短视频平台中的诗词传播已经从“文本阐释”转向“情感共同体建构”。合拍、跟诵、评论接龙等互动形式，使用户以声音、表情、文字和身体参与诗词再创作。古典诗词由此成为一种可分享、可参与、可共情的文化符号。

4 短视频诗词传播的价值与限度

短视频平台对古典诗词的审美转译具有重要价值。首先，它实现了文字意象与视听具象之间的有效转换。对于许多普通受众尤其是年轻受众而言，古典诗词的语言距离、历史距离和典故距离，容易形成接受障碍。短视频通过影像、声音和节奏，将诗词中的自然意象、人物情感和历史场景转化为可感知的视听经验，使观众更容易接近诗词。例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可以通过月光、松影、泉声和慢镜头被具象呈现；“大江东去”可以通过江水、远山、鼓点和低沉朗诵形成宏阔气势。此时，短视频不是简单降低古典诗词的审美难度，而是为其提供新的感知入口。

其次，短视频在文人雅趣与大众情感之间建立了调和机制。古典诗词原本具有较强的文人传统和知识门槛，但其情感内核并不封闭。离别、乡愁、孤独、理想、失意、旷达、亲情、友情、爱情，都是古今相通的生命经验。短视频通过当代话语、流行音乐、现实场景和评论互动，使诗词不再只是课

本中的知识点，而成为当代人表达生活情绪的语言资源。相关人文纪录片研究也指出，古典诗词的当代表达需要将古典诗意与今人生活有效衔接，使年轻观众能够通过视听作品反观自身现实生活。[5] 短视频正是在这种衔接中激活了古典诗词的当代生命力。

再次，短视频强化了古典诗词的参与性传播。传统诗词接受多发生在阅读、课堂、讲座、节目观看等相对单向的场景中，而短视频平台则使用户成为共同生产者。用户可以朗诵、改编、配乐、混剪、评论、合拍和再创作。诗词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成为可操作、可再生产的媒介素材。这种参与性有助于形成传统文化传播的民间活力，也有助于扩大古典诗词在青年群体中的可见度。

但短视频诗词传播也存在明显限度。第一，文字意象可能被过度具象化。古典诗词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意象的开放性和意境的未完成性。短视频一旦用固定画面替代读者想象，便可能削弱诗词原本的多义空间。例如“月”在不同诗词中可以是乡愁、孤独、清辉、圆满、永恒、怅惘，但短视频若总以同一种蓝色冷调和伤感音乐呈现，就会把丰富意象压缩为单一情绪。第二，文人雅趣可能被过度情绪化。短视频平台偏好强情绪、强共鸣、强标签，这使古典诗词中的复杂思想容易被简化为“治愈”“破防”“遗憾”“孤独”等情绪词。情绪化有助于传播，却不应取代审美理解。诗词中的人格境界、历史感、语言结构和文化精神，不能完全被即时情绪覆盖。第三，完整意境可能被碎片情绪替代。短视频往往截取一句诗、一段词或一个典故进行表达，适合快速传播，却不利于完整理解。许多用户记住的是一句“爆款诗句”，却未必理解其上下文、创作背景和整体情境。这种碎片化接受可能造成“金句化”的诗词消费。古典诗词由此从完整诗境变为可收藏、可转发、可配图的情绪片段。

因此，短视频平台中的古典诗词传播需要在感官化与深度化之间保持平衡。优秀的诗词短视频不应只是堆砌古风元素，也不应只是制造情绪共鸣，而应在画面、声音、节奏和文本之间建立更准确的审美对应关系。视觉意象要服务于诗词意境，而不

能遮蔽文字本身；声音设计要强化韵律和情感，而不能以煽情音乐替代诗词理解；剪辑特效要呼应诗词节奏，而不能让平台节拍吞没文本气韵。

5 结语

短视频平台中的古典诗词传播，本质上是一种媒介再编码。它并不是把诗词文本原封不动地搬到新的平台上，而是按照短视频的视听逻辑、情绪逻辑和互动逻辑，对古典诗词的审美经验进行重新组织。视觉意象使诗词由文字想象转向影像氛围，声音设计使诗词由平仄吟诵转向情绪声场，剪辑特效使诗词由文本句读转向平台节拍，算法推荐和互动仪式则进一步使诗词由个体涵咏转向大众共情。

这种转译具有积极意义。它降低了古典诗词的接受门槛，增强了传统文化的当代可感性，也让诗词在青年群体中重新获得情感连接和传播活力。但这种转译也伴随着审美风险：诗词意象可能被视觉模板固定，诗词韵律可能被流行节奏替代，诗词意境可能被碎片情绪压缩。由此可见，短视频对古典

诗词的视听呈现并非忠实“翻译”，而是一场文字意象与视听具象、文人雅趣与大众情感、完整意境与碎片表达之间的审美协商。未来的诗词短视频创作，应在平台传播效率与古典审美深度之间寻找平衡，使古典诗词在新媒介环境中既能被看见、被听见，也能被理解、被回味。

参考文献

- [1]宋修见.中国古典诗词的当代美育意义[J].艺术研究, 2020(4):11-16.
- [2]王雅洁.诗词文化短视频的多模态话语分析——以“都靓的1001页”抖音号为个案[J].视听,2023(2):1-4.
- [3]张艳,王涵.中国古典诗词意境的当代呈现——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的三重表意空间建构[J].视听理论与实践,2025(8):71-74.
- [4]刘容燊.基于东方审美的中国诗词在CG动画中的应用——以动画《寻》为例[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25.
- [5]曹伟,韩勇.人文纪录片中古典诗词的创新表达与跨文化传播[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6(3):41-44.

